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村集卷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謄録監生臣朱清渠

西村集卷五

明 史鑑 撰

書

論郡政利弊書上太守孟公浚

六月七日部民吴江史某謹齋沐再拜上書於郡侯大人尊先生閣下葢聞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古今所同也伏惟閣下養至大至剛之氣抱出羣出類之才暫謝班行來司牧養下車之始固已奮發乎才猷

輝煌乎事業昭晰乎聲名者矣而又不自滿假詢及芻蕘招之以禮待之以誠不以尊貴自居不以聰明自用求賢如不及納諫如轉圜蓋將集衆思以為治收羣策以為用也則所謂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豈不在茲乎若某者固非其人也而首荷選拔深懼無所建白大負委托以傷閤下知人之明則没身不足以塞責矣昔郭隗有言請自隗始某雖不敏願附斯義用敢罄竭涓埃繕寫成帙獻諸左右以為山海高深之一助焉若其議

論卑陋言語狂妄觸犯忌諱伏望特寛斧鉞之誅使得自引而退如是則四境之内千里之外有賢於某者皆曰史某人才之下如此閤下進退之禮如此將必摳衣而趨接踵而進咸以言為獻則其所得固將百倍於斯矣

一曰優農民四民之中農為最苦終日竟歲迄無寧休供賦税應徭役凡國之大事莫不取給於此而彼遊手遊食之人又從而搰之侵牟聚斂其狀萬端故有公税

未輸而私室先罄者矣加以離城阻遠人皆畏法而彼豪猾之徒懷奸以凌之挾勢以驅之其能自直於其前者固鮮矣又何敢自直於上官之前乎苟非在上之人為加優假之其亦顛連而無告矣優之之道固多端焉然莫大於先治其收糧之害也夫吳民糧稅之重天下莫加焉而為之長者盛氣以掊克之每糧一石有贈至四斗者斗斛之大又贏其一焉管糧官吏歲有常例之餽日有支用之供不惟不能惜其疾痛反助長以虐其

民由是長愈肆而民愈困矣且夫一畒之田肥瘠損益歲收稻米不出二石而秋糧之重有至八斗以上者又有加耗一斗二升是則幾於一石矣今糧長又虐取其四五斗焉然則所存者無幾也况有水旱之災不為放免者乎府縣雖行較勘斗斛之法其亦視為文具何嘗以之量入惟至兑軍起運用以量出耳論者猶以為糧長艱難此由縣官不知關防縱其侵用浪費以致此耳豈因少收之故哉雖有兑軍之贈亦不過每石贈米七

八升耳况糧未必皆軍兑也故收糧之際娼優雜劇飲食衣服玩好百物畢集其所下至僮僕婢女亦皆漿酒藿肉袴帛履絲則其苛取吾民者可知矣或曰若子之言則糧長皆樂充矣何以恒有告脫者乎𠔥應聲曰此特遠鄉及弱而愚者不能有取於民耳彼在城而强且狡者曷嘗有之乎一聞革役則闔門舉宗皇皇愁嘆以為大慼賄賂權豪以相請托求丐里老以復保充比比然也至於調收之法雖不能頓革其弊猶為裁減其太

甚者盖别區之長民不屬管故猶可撑拒之較之素所
歷服之民大有逕庭矣伏惟閣下舉行仁政之始當先
去其賊民之大者其餘法制次第講行使境内之民稍
獲蘇息則龔黃召杜不得專美於前矣
二曰除盜長彼明火持仗踰墻穿壁者市野之盜也其
巧文避法出彼入此者官司之盜也市野之盜易知官
司之盜難知何以言之攻刼之狀顯然鑽鑿之迹具在
故曰易知也槩牘泯而不彰名目隱而不露故曰難知

也然為盜有長凡掌文卷任差遣者皆其人也而官吏不與焉特為所餌而牽掣耳何則盖官吏倏來倏去不過數年而彼掌任之人莫不父子繼居兄弟列處親戚牽引族黨蔓延故能歷世引年久專其利也請陳其畧凡財之在民者其黨則巧立名色定為收頭多收而少報美入而惡出不祈乎足而祈乎不足盖足則可稽不足則隱匿埋没妄作民欠以冀蠲免也財之在官者其黨則改易姓名點為解户那西而補東引前而盖後稽

其數目動踰萬千驗其闔單則無一二往往妄告遭風詭云被盜以相掩匿故其徒皆視官藏為已帑公廩為私庾不懼不慚恬無顧忌莫不高門廣居美衣甘食挾娼縱博靡所不為及乎事敗官府追徵又復催覓刁潑之人代為受杖而在上者方且倡變賣之說行姑息之政以完官為能事以全生為美名戕其頹廢之屋灑派於民片瓦尺椽驅令出財千百其數而經收裒斂之人又乘機掊克以一科十故一夫負欠闔縣罹殃信乎先

正之言曰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也嗚呼為此術者其亦不仁矣而盜之田宅器用固其所也子女玉帛固其有也舟輿僕馬固其奉也往者未已繼者效尤源源而來有加無替而吾民方日夜浚其膏血瀝其髓腦以填其谿壑之欲曾無厭足之時也為民父母其可不動心惢念以拯救之乎今吳江有包攬者詭名呈縣申巡撫都御史并水利僉事以低田為名官買樁石謀之數年矣已得報行下計其費為銀數萬兩率皆高

墥虛估多給價錢至期石之大小樁之長短皆不如式奈何以萬計錢糧富此數十家也往年吳僉事曾有樁笆之舉一樁給銀五分專命富民䕃成經理其後三分買木一木截為三樁計其尅減則得五分之四也今樁笆蕩無存者曽不得其毫釐之用徒以裒富豪之財此則往事之明驗也今樁石之費又多於樁笆數十倍矣其可不為國家深惜此乎夫決其壅滯以疏積水而注之海者此治水大法也今七郡之廣水之可導者甚多

曾不聞有所設施而獨納彼盜言區區捍此數十圩之田其亦末矣伏望鑒已往之失嚴將來之禁痛革而力行之則吾民沉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三曰抑豪强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聖人豈欲若是忍哉盖凶人之肆善人之病也譬之稂莠不去而欲望嘉禾之實其可得乎故凡豪强之人皆善人之稂莠也昔尹翁歸之守扶風凡豪猾吏民縣各有籍每秋冬大課吏去其甚者懲一戒百以警勸之故其為政不嚴而

治閣下能踵而行之即今之翁歸也至於田地爭鬬細故望一切責之有司不足以煩至治也

四曰均勞役夫城郭之與田野均為王民也其於徭役不宜有偏在宣德年間中使綱運相繼軸轤相銜調集民夫動踰千百而田野之民在遠未能遽集又城郭之民彼時田少故周文襄公之巡撫南畿也酌為中制令城郭之民專充夫役田野之民代其運糧其後景泰年間知府汪公復令田野之民為夫而城郭之民既不運

糧又不為夫行之既久戶無無田之家而田野之民僥倖其得計乃更竄名城郭之中故城郭之民之田之糧日增田野之民之田之糧日削以日削之民而運其日增之糧是豈大中至正之道也哉其間非無一二言之有司者往往不得其直而止盖城郭之民狡田野之民愚城郭之民集而强官吏所假借也田野之民散而弱官吏所凌忽也為民上者非光明正大孰得其平哉然此特指吳江一縣而言耳若夫六縣縣各不同非某之

所能盡知也伏望精加考究城郭之民有田有糧者一體運糧無田無糧者照舊停免庶毋不公之患也

五曰會徵收國家之初正賦之外舟車傭直咸出於民初無餘米之說也其後周文襄公以為糧長斂取無藝定為加六之贈悉輸之官官自給放景泰七年僉都御史陳公以為官田糧重民田糧輕而一體增米則輕者因少而重者愈多矣故定正米一斗以下為一則其一斗以上每斗為一則糧輕則增多糧重則增少其夏税

絲麥桑麻馬草水馬貼役戸口食鹽鈔貫悉以餘米包
辦天順元年冢宰李公以僉都御史總督糧儲以為夏
稅等項皆富民之所多也而令貧民一體增米包辦未
得其平乃著令夏稅絲麥桑麻馬草戸口食鹽鈔貫折
米并水馬貼役米悉令開寫其餘正糧斗則量為損益
一總填入由單於其後總結曰已上平米若干以革糧
長另徵多科之弊其用意精密立法詳盡最為得中天
順六年都御史劉公又定為四則一斗以下為一則一

斗以上為一則四斗以上為一則五斗以上為一則其餘諸法猶李公也成化十年都御史畢公以為金花銀一兩折米四石時價米二石上下剩利太多將啟糧長權豪侵牟之心貧民不霑其惠乃減為三石以餘利一石充為起運之費減其贈米米價就平富無侵牟貧霑實惠如米價豐賤另行估計務在均平深得古人常平遺意有非錢穀俗吏所能知也又以三斗一則有至三斗九升二合者而混於一斗以上計其贈米反有多於

四斗以上者乃另立為則通前為五則成化十五年今冢宰王公以都御史廵撫慮斗則繁多里書易於作弊而細民目不知書何由知之乃著令不問官田民田糧輕糧重每田一畝贈米一斗二升其包辦諸色猶陳公也金花銀折米猶畢公也簡易可知不煩計算然議者猶有損貧民之説者謂包辦諸色也今當會計之秋伏望閣下法李公之精密用畢公之均平遵王公之簡易斟酌損益期於得中庶幾可以經久而無弊也

六曰平獄訟夫獄訟者民命所由繫也一失其平則感傷和氣天降之災故燕臣呼天六月雨雪漢婦寃死三年旱暵由怨憤不平之氣上干於天能致戾也蘇州之郡地大人衆奸究多而善良少其間獄訟千緒萬端豈能一一盡得其平盖强辯者足以飾其非拙訥者不能訴其枉理遲則或同於久禁決速將不得其真情伏望精心推測更加訪察務得其平則人心和而天道順矣七曰明聽納傳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閤下

隆下士之風弘納言之道郡中能言之士將必慕義而咸集矣然人心之誠偽不同故言亦隨異若弘而不擇則妄誕得以行拒而不聽則忠藎之言無自入要在辨之而已辨之之道無他公與私而已矣公言直而慤私言訐以回而復觀其行以驗其言因其言而揆其事則誠詐之分咸不能逃矣其或鄙樸之人言辭陋拙伏望假以顏色誘之使言事苟失倫置而不行不加之罪以來賢者之言也

八曰廣聰明夫墻之外耳所不聞也屏之前目所不見也郡守之所治遠則四境水陸數百里近則一城生聚數萬家耳目之所不及者豈特墻之外屏之前哉然則如之何而可耳目之寄不可不蚤具也是故端居一堂之上明見千里之外使人恐懼修省常若在其目前姦宄消而盜賊息者耳目聰明之效也然必得其人始堪信任不然將有竊弄威福於其左右者矣古云兼聽則明偏聽則闇當博以訪之參以覆之選擇以任之歷試

以信之斯得其人矣昔漢趙廣漢之尹京兆黄霸之守潁川如本朝周新之按察浙江葉宗衡之知錢塘皆用此道也閣下能推而行之則廣漢霸新宗衡復生於今日也夫可言之事非特此也但事體有大小施行有緩急故以其大且急者先言之耳其他利害宜止數端伏望毅以行之漸以革之確以持之信以守之蓋毅則必行漸則有功確則難奪信則不變古君子之欲建功立業者不外此道也閣下其留意焉則闔境之民咸受其

賜豈惟狂生某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謹伏地待罪

上中丞佀相公書

吳江縣草莽生史某謹齋沐頓首再拜上書於中丞相公閤下某恭承德音特賜召對問以生民疾苦悉令條具上陳聞命驚惶走避無所盖駑駘之遇伯樂得免於唖諎幸矣尚何敢仰首振鬣以鳴其前哉伏惟明公抱絶倫之奇材蓄邁往之直氣明見千里智兼萬夫貴極乎公卿職總乎風紀善有賞惡有刑舒而為陽慘而為

陰潤之為雨露鼓之為風雷威動乎寰區仁孚乎草木凡吏治得失民生休戚固已藴於胸中矣而又不自滿假下詢蜀蕘憫恤民窮孳孳無已者蓋以為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也某才非出類行齊衆人荷明公下士之深誠際明公求言之盛舉感激之至或能捐軀敢不罄竭狂愚以備聽納竊聞人者政之本也法者治之具也時者事之候也人不能皆賢故立法以補其闕法不能無弊故隨時以救其偏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

法自古及今未有能離乎此也粵若江南數州自昔號為富庶逮乎聖朝興運蔚為財賦之區故嘗慎擇大臣以為巡撫得其人則政平而民阜失其人則政亂而民窮近年以來數更其任才猷不克盡展民俗未甚周知旋入中朝竟如傳舍簿書壞奸吏之手錢穀歸豪黨之家政日以訛民日以困財日以匱俗日以媮可謂時法俱弊者也自非聰明大有為之人烏足以振新百度者乎此正孟軻氏所謂一亂一治之時也剗削夙弊攘斥

貪殘養育黎庶大惠也創立法制利益羣生以為嗣政程式流澤無窮大義也盛德光輝傳播天下延至後世使聖朝良史書為巡撫使臣第一大智也明公其省察推行之今之名臣即古之名臣也某山澤俗儒不識時務發言立說動犯忌諱更冀少寛斧鉞之誅以來後之賢者是則列城之受惠豈獨一介蒙休愚生不勝懼罪感知之至因狀叙謝以聞

其一除抑奸盜以清宿弊見郡政第二篇

其二坍荒田糧宜與開豁

江南諸州北枕大江東瀕滄海而太湖一水潴其中近水之田風濤吞噬日削月朘什亡四五而糧額尚存未經放免貧民包賠歲歲無已雖曾具告官司勘申待報動閲歲年迄無了結胥吏邀求百端剥膚吸髓反以為射利之資諺有錦灰堆之目此之謂也而貧民意幸豁除欲罷不能寧賣廬舍鬻子孫以副其求是則窮困之中又添一厄也今造冊在邇適當其時若不開除又遲

十載是民之困苦無有息肩之時也宜選清強官屬履行勘報奏請開除則吾民百年深痼之疾庶乎其有瘳也

其三徵收稅糧須合衆說以定則例見郡政第五篇

其四定撥均徭宜以籍為准

近日定撥均徭止憑里書開報田地多少定立等第而姦宄之徒賄囑里書妄云出賣減損數目改富為貧移

髙就下往往得其輕役而守正之人計不出此獨得其重故徭役不平由當時立法不知查考黄冊故耳乞著為令今後報數一以黄冊實在為准不許動揺如有賣者聽令賣田之人自行供報拘收買田之人審實照數均派如此則里書無所售其奸矣

其五批答狀申不宜收繳

夫印者所以昭信防姦也故歴代寳之以為徴驗上之示下下之呈上咸於是焉求之數年以來上司凡有批

狀批申悉令繳上遞相祖襲意可除奸不知豪猾吏民侵欺錢穀久歷歲年凡遇巡撫使臣陞除改調安補卷宗或作解上遭風或作起行被盜或作在倉蒸折或作露漬水漂或本告自陳或縣司申請咸云得報行下放除狀申諉曰繳呈抄白存之附卷繳者既使臣帶去存者無印信可憑是以萬計錢糧悉入盜臣之手既非經國又不利民首惡者創其邪謀效尤者踵其遺策如此而國計不虧民力不匱未之有也伏望查刷巡撫批狀

批申放免錢糧但繫收解在官之物即非小民拖欠者逐一追徵還官仍著為令今後批狀批申俱留附卷備照不須繳上以絶奸欺

其六分任衆役以弱侵漁

夫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以天子之尊諸侯之富卿大夫之貴舉不能獨專其有古今一理也國朝之制凡有徵求府下之縣縣下之都都下之啚科率已畢乃輸之官官自差人領解利之與害衆人共之三四十年以來

大豪宿奸壟斷為利創為一總之說交通府縣定為收頭盡綰利權歸於一已故其力全而利厚力全則可以凌蔑儕輩利厚則可以交結權豪肆其侵漁不虞刑憲故其威稜氣燄足以雄蓋一時民之畏之反出於縣官之上官帑日虛而莫問民財日耗而不知是盜賊公行莫之能禦也夫財利者天下之大權也苟能專之以成富厚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招而不至傳云錢至十萬可以通神此之謂也為今之計莫若分任衆役

弱其力而微其利利微則無邪心力弱則無所恃豈人之性情異哉由勢使然也請令有司今後凡有錢穀科價仍令都啚措辦官為點閱臨行交與解人不許納彼總收類辦如此則利不歸於一人雖欲罔之不可得也

其七田既輸租不當出錢應役

國朝田制兩稅之外別無科率至於徭役悉准人丁行之百年人以為便但以時移事變弊逐奸生貧富混淆高下棼雜此時之弊也非法之弊也用事者不知救時

圀施救時之策但思革弊靡窮致弊之由改法計田以為等第殊不悟田之與役判為兩途上自三代中及漢唐下至宋元莫不皆然未有以田為賦役者故唐陸宣公曰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此之謂也今江南税糧之重甲於天下吾民既苦身竭力以輸之矣又捐生涉險以漕之矣尚不為足寓役其閒所謂重之又重者也且糧有輕重之不一田有沃瘠之圀同糧輕而田沃者高索其價而價愈崇糧重而田瘠者捐以

與人而人不受今則混為一例率令晦出五分是以百姓日淪於困窮而莫之拯救也且古者重商賈末作之稅意將盡驅天下之人以歸南畒今則未聞有以利吾農人而先立法以困之是驅之舍本而逐末也豈理也哉昨者某進謁未知台意所在微以輕重為言明公憂憫黎元意亦以為非理昔唐之中葉既變兩稅旋屬征討權宜加徵初許事畢即停兵後加徵如故此即往事之明驗也雖聖朝致治萬無此慮然聚斂之臣何代不

有萬一興利鄙夫舉行此典以為羨餘安知他日不為吾民無窮之害乎伏望赫然剛斷下令諸司盡除其籍仍令今後徵發不許以田為科是則東南之民捘而出諸水火也至於役法自有常規但使委任得人自當不乖於理

其八收糧之法宜有釐革

夫吳民糧稅之重天下莫加焉伏惟明公下車之始哀憫困窮未遑他務首先下令專委府佐躬臨下邑擒獲

斗斛之大者置之於法由是其黨稍戢吾民固已霑其一分之賜矣然其間稔惡不悛之徒尚有贈至二三斗者盖飄風之餘其勢猶能折木也故進言者舉調收之說伏奉明諭以為在人而不在法是固然矣然其間利害各有數端謹詳述而論之伏望採擇而去取焉本區之敚也盖以糧長皆父子永充兄弟繼及民為其積威所劫者其求也遠矣故剥征掊歛惟命是從飲氣吞聲莫能控訴間有一二克自直者又以桑梓連接雞犬相

聞盧有禍患不虞遭其擠焉下石亦復泯默甘於自卑此其一也又有或侵收私囷或折入輕賚或縱博挾娼或償逋行賂咸資於是焉由其盡在掌握操縱自如多報少收無所顧忌故耳此其二也其或譁者能持其短長𧫷者能投其嗜慾則一懼一喜務悦其心攙水和粞不復致詰此其三也調區之收也民之於長素非畏服恩怨靡由但以交際片時初非持久民雖有惡於長放手即無關纏長雖有惡於民轉眼莫能禍福民得稍舒

其氣長亦頗殺其威至於開報收數在官例與本區互相覺察耳目漸廣事難獨為雖不能頓絶奸欺終莫敢肆無忌憚以前三者論之猶為此善於彼也其或奉行不至事有乖違此則在人非法之罪也如以為民事一長尚不能支若行調收是㿽為二此雖近理實有不然夫長之於民日剥月朘何嘗厭足終不以多收其糧而恕其諸色也如或調收減其一二亦可少瘳其痛焉明公若不以瞽言為然試請問諸氓庶則萬口一詞咸同

鄙論矣然其間亦不能無弊焉盖糧有多寡之殊民有强弱之異糧多而民弱者衆之所趨糧少而民强者衆之所棄也由是賄賂交闗互相爭奪豪猾者舉得其利鈍愚者莫遂所圖其為不公莫此為甚是則調收之法亦未得為詳盡也愚生竊有一策焉請令各通舉合收若干糧米原定若干糧長均融數目務使齊平然後逐日開厫須令附近縣官躬親監視以防奸欺糧多則開厫多糧少則開厫少不必限何都分米到即與交收次

日復開別厫務在周而復始滿其原派之數則便閉封不妝如此則官之與民不甚隔遠耳目可及奸盜易防而糧之多寡米之精粗人之强弱一舉而兼得其平矣管見區區未敢為是如蒙採其可取即便下令施行

與陳黄門玉汝書

近會沈啟南讀吾子所寄書尾有水利一事載與伍僉事言單鍔之所建白者噫是夫烏足以語此哉但能奉權貴通富豪以椿石為名欲費國家數萬之金侵牟實

私槖耳向非廵撫侶公廵按張公郡守孟公合力以遏之則是役成矣役成而有利於民何惜於所費但恐財盡而民窮水利無纎毫之益耳故建議之初上自侍從之家中至舉人之屬下及吏胥之流無不垂涎朶頤則其所以為自謀者非淺淺也是夫也惡足以語此哉夫江南水之為害者莫甚於湖州與蘇州松江三府地勢既卑百川奔湊湖州西連廣德宣州南接杭州嚴州諸山諸溪之水導於河而入於蘇太湖東南之巨浸也瀿

涯渟滀過於江而達於松以放諸海則夫官是職者其可須臾而離此地哉其地勢之要害有非他州之可比也其他如常如鎮如杭如嘉地既高亢水不停潴相視設施殊可少緩而當時議設水利官屬之始失於詳究特令帶銜浙憲彼庸常之人莫不懐戀安逸沈酣聲樂嘯歌湖山利害不接於其目愁嘆不聞於其耳休戚不關於其心孰肯去妻子舍朋儔遠逸樂日趨於墊溺之鄉以親卑濕之事也哉不過歲一再行以避文法耳至

於茭草之屬悉令估賣那東掩西踪跡詭譎凡有小詞訟則一槩行提人踰數百髙擡紙價利其贏餘至於大水懷襄之際吾民曽不得望見其旌節尚何得其處分之萬一哉故自設官以來未嘗有一人稱職者豈人之性皆然由理勢與循習致耳莫若請選清强剛正郎中一員俾令挈其家屬建牙於蘇居數郡之中道里既均往來亦易又當其要害之處廵視相度不失機宜較之坐守一城之中其利害不可同日語也國朝永樂初年

戶部尚書夏忠靖公治水江南亦以三府為急廵行勞
徠不常厥居以後通政使趙公踵而行之此即往事之
明驗也或者又以為杭州地濵於海海患常作今年西
湖水漂入城治水官屬雅宜居此某請有以荅之海水
之嚙暫不為常不暇遠舉姑以國朝言之永樂間海嚙
仁和海寜此時雖有治水通政以為泛而不専特遣張
侍郎發民塞之成化十三年海嚙海寜今都御史侶公
方為監察御史廵按浙江帥布按二司官屬塞之於時

亦有水利吳僉事在未嘗與力也今年西湖上山崩水溢卒然湧入三司之官相率避於鎮海樓上水利僉事亦在其中未聞出一計設一策以退水也幸其倏來倏去不能為災以此觀之則水利不居於杭無損於事明矣此則治水之官向年之常法也啟南又以為若欲開濬壅滯任重而役大有非部屬之官所能獨荷必得重臣以專任之始克集事衆論以為今戶部侍郎劉公璋克充此選某又以為不然劉公循規蹈矩之人也昔為

布政今為侍郎最為得人若處之以方面恐其非應變之才也以耳目之所聞見者莫如湖廣按察使劉公裔當其知歸安也深恤民隱甚有能名講求水利最為詳悉故獻議於巡撫滕公奏設此官今本官剔歷中外無不相知者久矣不審其節行才名比前如何吾子必詳知之若使有加無替則舍斯人而莫可況其官資已高陟之孰政其孰曰不宜其次莫如吾蘇前郡守孟公浚其為人也毅而有守慤而有文謙而有禮但以前居蘇

時屢忤權貴故得謗言天地鑒視日月照臨率無纖毫之實也官資尚淺處之以京堂一職專以任之則其所行將必有大過人者某山澤鄙夫碌碌自守已無意於世今以吾子書中有及賤名故謬陳管見如右居廟堂而憂其民吾子之責也惟諒察萬萬不宣

上少保王三原書

史某再拜尊先生閣下伏聞上章懇辭引年休致而聖天子嘉念老臣璽書勉留進職孤卿位尊望重當世罕

儔聞者莫不鼓舞交慶某違去門墻未能進賀徒西向欣躍而已嘗伏讀閣下奏議見其憂國忘家嘉謀讜論知無不言不以居外自疎不以宦成自滿不以非職自媮拳拳懇懇惟日不足是真古人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者歟故能誠孚當宁言無不從君臣一心上下交盡猗歟盛哉又宦官之威自漢以來無能勝之者而閣下不動聲色談笑而揮之折其方張之勢其黨莫不動容破膽屏息褰足不敢為非豈閣下之權與力有以勝

之者哉良由清忠大節深識達才處置得宜有以厭服其心故耳然閣下之功德至矣盛矣而左右賓容所以彌綸贊畫者必得其人然後為可伏見職方李應禎言直而氣剛識深而慮遠好善若飢渴惡惡如仇讎未嘗有容悅苟求之行歷官二十餘年至無田以為生無屋以為居則其為人可以槩見矣加以博學多聞諳識典故周知人情求之當今罕見倫比政閒數賜召見與之謀議奬使盡言必得其助然應禎為閣下所知者有素

矣奚待於某之喋喋進言哉良以身為屬吏則有職務之相臨簿書期會之相督殊非往年從容言論之時且其為人天性峭直遇事無所回避人忌其才而憎其直伏望閣下親信之保全之扶持之以為國家愛惜人才俾天下之人皆曰閣下既能以忠事上又能以禮使下上下之間無一不得其所而閣下之德業全備矣某草茅賤士其得姓名自通已為大幸烏敢僭言以及人才但以受知深重曽無絲毫之報用敢薦賢為助庶幾乎

報酧知己之萬一固非黨外所私冐進譖言也兹因庠生汝泰赴試之便謹具狀以聞干冐威嚴不勝恐懼之至伏望恕其狂妄而矜察之幸甚幸甚

辭縣令請鄉飲書

某以一介鄙夫竄伏草野初無過人之行出類之才而閣下過聽令與鄉飲親自署名專使下逮情文兩盡寵光備禮焜耀里閭某聞命悸恐汗流浹背自顧菲薄一無所堪以賢則不能以齒則未及循墻走避無地可容

豈敢貪冒寵榮以速罪戾伏望收還前命毋滋清議以傷閣下知人之明某干冒威嚴不勝慚懼之至謹奉書以聞伏惟照察不宣

與葉黃門廷縉書

夫東南水害為日久矣歷代非無人言之而舉行者往往虛應故事不能大有設施如郟亶之言可謂深切著明而為呂惠卿所沮卒至身辱子亡為天下笑大抵沮之者有三權豪富盛之家占射浮漲以為己業若欲疏

決則痛入骨髓故捐厚幣出死力以爭之此其一也有司以期會簿書為事苟且目前以圖自便無暇為民建長久之計此其二也士大夫之或仕或處者災否不同其鄉愿之徒多欲掠美市恩於里尤造為不根之語以聾瞽人之耳目凡欲為國為民者多指為生事之人此其三也今閣下能不顧流俗之怨慨然上言興此利民之役使東南數百年沈痼之疾一旦釋去何其幸也若能每事如此一一進陳使君子進而小人退何古人之

不可及哉茲因吳先臣之行奉書為賀會晤未卜惟强
飲食輔精神為斯民自愛不宣

與祝冬官書

某本一介鄙夫行不能表俗才不能濟世自與田夫野
老為伍耳閣下過聽治水之初躬先枉顧訪以行宜聞
命惶恐欲辭不敢當事幾未定之秋閣下惻怛語必下
淚使人感動卒致大功克成但某受任以來無所裨益
徒取憎於人此真閣下以國士遇某某不能以國士報

也及使車將北而某適有採薪之疾弗克拜送道旁怏怏不可言今夏水潦復作甚於往年然水得流通田不為害此即往事之明驗也但恨當時欲速之心太盛不得從容講求以為之故為害者尚存一二假如吴江九里石塘及澉浦橋牛毛堆正係太湖下流入吴淞江咽喉之地而為有力者占射故雖以亞卿公之令郡縣迄持不行張延賞有言錢至十萬可以通神良以此也往者壬子之秋西風狂急太湖水漲江口不流以致漂死

六七十八而護之者尚以勞民傷財為言是誠何心也然則安能知天下後世之無遺恨哉姚冬官來曽行一見亦嘗謬陳一二未知其肯信從否兹因汝其通貢士之便謹奉書以謝不敏墨二笏奉上聊助臨池之興相見未稽惟萬萬自愛

尺牘

與吴原博修撰

去冬汝中翰家人回今夏梅秋官赴任兩辱教帖詞意

歘曲儼若面談但不得一睹顔色使人怏怏屢見老兄高作雄深渾厚直追古作者異日負一世文名者將有在矣李貞伯歸弟與啟南數與談飲或連數日夜傾倒無不盡其居鄉高古之操彌厲人不敢以非義干然尊敬耆老雅愛斯文待人如布素時畧無冠冕氣象惟狥俗俯仰者疾之然亦不害其為君子也弟與啟南聯姻矣次子永齡僭求其季女亦藉貞伯與陳玉汝賛襄成約耳茲因吳禹疇舉人之便附此以問起居禹疇兒輩

所從學者甥行時為求啟南圖送之持以進見倘賜一言實大惠也會晤未期惟自愛不宣

與吳禹疇亞卿

自夏初别來欲再一候問不意霖潦復作雨止而永齡房一小孫患疹竟致殞喪老年正賴此輩怡悦而一旦罹此情悰極不堪為之不飽者數日故弗克問起居快快何可言想吾兄亦眷眷於弟當弗置也以情亮為幸啟南入城曾相見否弟起小屋數間為菟裘早晚經始

度中秋前後得侯公顔色也勿恠新稻五斗奉上聊表獻新幸恕其尠

與吳原博諭德

久不叙話此心殊眷眷也新春惟台候萬福向求曾祖考墓表已蒙允諾北望懸懸為日巳久第恨山川阻逺未能躬請雖職務甚忙非如昔比然不肖之所仰兾者如飢渴之於飲食也望慨然惠貺使曾祖考遺行得登文籍中則我遺裔咸被光榮矣兹因友人沈嵗貢之便

謹露忱以告不宣

慰吳諭德喪弟

不意慶門羅惟此奇變令弟原暉長逝凡在相知無不驚悼況手足至親哀痛當如之何昔東坡與頳濱因對床風雨之句謂讀之不可為懷然猶生離也況君家成死別乎感傷之情將百倍此矣然修短有數固當節哀强食以蹐遠大毋戚戚傷懷也弟阻遠江湖不克面致寬譬語謹奉狀申慰惟照察不宣

與沈啟南

吳門別後思渴殊懸子静適過此欲謀一見而不得同一快快向者所睹董北苑真蹟天機流動誠希世也足下能臨一本惠及匪獨子孫永寶而前輩典型風度得見於後矣特浼陸允暉上告

慰沈啟南喪内

慶門罹變尊親媽長逝聞訃驚怛所謂談虎而色獨變者也幸子女成立年在桑榆况淑德著聞得賢夫子為

依歸他日當與管仲姬並不朽矣何憾焉太夫人年高在堂老兄不當過於傷感至損眠食爰貽親憂魏鄭公獻陵之對所當引喻也若夫莊生任達非名教中所宜言不敢以進

與沈啟南

僕荷閣下不鄙託於交契遂諧瓜葛為肺腑之親中間雖以時請謁不過因事而行未嘗特為供具於心歉然人生百年可樂之日甚少又況景迫桑榆其餘無幾念

之能無感乎茲涓閏月望前聊謀一會敢屈從者臨貺敝廬以叙綢繆惟不加棄絶惠之大者也先狀布聞乞允副不宣

與周元基院判

不瞻丰釆已及三年企仰無已令尊受封慶幸何如李先生疾聞之殊為可憂近日得信云已向安此公嫉惡太甚與人寡合相知者悉已星散加以景迫桑榆嗣續未萌寧無有動於中所賴朝夕慰解老兄一人而已萬

望留意舍弟鐸行冝子方一通夾實三十斤附上目入

幸幸

與干方伯

會晤無由不勝懐人之思每得一信發一書懐抱輙惡盖索居既久無麗澤之資情自不能已也門下化成俗美將見入佐天子毋俾秦人獨沾賜也有劉思者白水縣人也任長洲簿既廉且惠賢士大夫無不與親惟豪猾者不悦故誣於當路竟以枉去邑民至有流涕者望

門下特垂青盼得免顛連此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僕非有所連附也非有所請託也激於公論感發於心而言耳門下勿以為嫌感甚感甚

與李貞伯職方

吳門別來不覺又易歲矣日月遄往而友朋睽違為之奈何累承石刻詩集之惠意若加鞭策於弟者然駑馬之姿終不可前也潘江回寄到歷日如數收訖再遊江湖誠為跋涉然王事靡盬賢勞不能獨辭小兒永錫入

監望念以故人之子教誨而策勵之甚幸甚幸應天學中三段碑皇象書也弟垂涎久矣望為打幾本見賜則如得重寶也聞宜興有囯碑亦象書更能致之猶出望外至懇至懇

與陳玉汝給事

久不覩顏色令人戀戀不已側聞有兵科之拜欣躍殊甚昔元仁宗有言公論在臺諫與國史院蓋臺諫一時公論國史院萬世公論也我朝不設諫官而言責在科

道今以原博任國史而閤下居言路可謂盡得其人所謂萬世者世未得以見而一時者將日有所聞矣此僕不以故人居清要為可喜而以聖朝公論得人為可賀也曹以明來奉此草草惟順時自愛不宣

與張子靜

去歲辱枉顧足仞不忘故舊厥後人事旁午不克一詣謝西吳人來屢詢動止清嘉為慰連年潦水没者十二三其存者但可足稅去年嫁女今年子婚用費百出昔

沈啟南詩云那堪歲歉年荒日正迫男婚女嫁時當年舉以為笑不圖身親履之然則此詩殆為僕今日設也兒子惟一小者未婚耳天假之年粗了此債則更無他事便當效向子平徧遊名山遂其平日之志不能隨世俗營營利欲中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僕此心亦然異日君當索我於武夷天台雁蕩間也閣下知我者故相與言此否則以癡妄見目矣筆生回復此草草

答張靖之

日者獲聞誨益傾倒不吝所得殊多至飲燕之勤餽餼之厚不敢瀆謝也使至拜領諸佳作興趣悠遠音調淳古唐以下無此作也一畫尤為奇絶昔人有李廷珪墨誇謂富可敵國僕之獲此不出其上乎至海魚尤出望外謹與一二知己享之使旋裁謝餘容面罄

上王三原司馬

某東南一野人也稼穡之暇涉獵詩書聊自娱而已初無過人之才與識也閤下過聽枉見徧加奬諭且以年

譜見委聞命慚懼不知所措惟閣下功德事業光明盛大千載一人必得一代之雄才絶識為之纂述始克盡之若某者才不足以有為識不足以知變學不足以博古通今而謬當厥任此無異操寸莛而撞巨鐘舉爝火而方皎日也其弗稱也審矣受命以來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綴思掇拾歷月淹時始克成書非不欲佳技止此耳望閣下大加删改庶幾天吴紫鳳不顛倒於愚婦人之手也謹繕寫成帙并凡例十條雜記五篇趙李明族

葬圖說張沈遺文四篇各一冊又舊稿一帙專令家僮投下惟恕其狂妄幸甚

上王三原太保

拜違顏範忽踰十年中間側聞明公仕止久速揆分霄壤不敢僭易奉書第深仰望而已而閣下垂念拳拳弗置如太僕李應禎太守汝訥學正莫旦武選吳鍪謁見之際必詢及某哀其窮而愍其災一介鄙人何以得知愛若此閣下受知聖主故竭忠盡智以報殊遇而讒邪

小人側目其旁不得肆其奸計故嗾其黨捶吻鼓舌醜詆巧誣無所不至而聖天子以公忠直素著拒而不受卒使彼㓙喪氣迨公去位南北科道交章上陳愬公之忠攻彼之惡公道大明天下莫不稱快而四海聞之亦知我朝廷之有人也夫明公進退黜陟不在其手賞罰不及於人矣彼㓙方執利權炙手可熱而獻替之人曾不顧惜盡言不諱者何哉良以明公孤忠清鯁有以激人之直氣故耳此可以聲音笑貌為哉某限於阻遠未

能躬造以候安否殊深耿耿兹因邑之司訓曹紀公之郡人也以憂歸鄉謹奉狀起居惟萬萬自愛為道增重不宣

與曾廷瞻

恭聞巽除職在封駁令人驚喜彌日始知天生奇才必有大用惟勉就功業使名垂竹帛不肖亦得援田畫故事厠名傳中流譽無窮也卓志隆歲貢之便具狀奉賀不宣

與陶文式

日者篤念盟好特賜容納而回俎之賜過於隆厚雖髙門禮賓具有故事然非我寒素之家所宜稱又非由來以心相照之舊也僕謂近來士大夫婚姻之禮泰侈踰節至有貧不能舉者并得行之禮廢之以故嫁娶失時彼此責言正期執事為洗世俗之陋而猶仍此弊習甚非所望也今後往來務為力制毋過於豐僕之願也率爾僭言極知得罪將以終事君耳惟執事實圖利之

與文徵仲

别來三月矣新歳曾有作否重慶堂水月觀二記適在案頭為莊定山趙栗夫所見莊謂重慶堂勝趙謂水月觀勝爭執久之予徐曰鋪叙處重慶不如水月結構處水月不如重慶恐俱未為全文二公撫掌為然因援筆批抹盖合三人之見而莊執筆者也以原藳奉上佳期在邇雲鶴綾裾叚一事附去聊佐盈門利市之末尊公處此間有便自奉問矣不宣

與都玄敬

半塘一别倐已經年歲月不延友朋多間為之奈何老兄官進正郎又得元老為之長既故且知必言聽計從矣冡宰公弟欲貢一狀非有所干也盖天下事可言者甚衆欲一吐其胸中之耿耿耳生平見知許以氣節諒無所嫌先為弟一通當撰述以呈也舍親吳汝礪之便牌緣二事聊奉左右不旣

答吳汝琇

日者黄某來以佳什珍味見貺僕方患瘧力疾作數字奉謝令姪世芳來又辱厚餽益使人不安惟吾兄德益高學益進登山臨水其樂何如僕自遭變來精神衰耗情思蕭索殊非故吾也所寄啟南詩已附去矣靖之聞元宵已出觀燈其疾瘳矣僕今聊搆小房以與二子分居度至明秋可了必捐家事與之便當輕舟遠泛以從諸名勝遊於山光水色間遂其素心未知天肯許之否碌碌世故無有了期人生貴適意耳吾子以為何如令

凡汝暉向辱厚欵久未遑報書中云欲下訪所謂不朝之几杖也何以當之幸留意相見未涯惟為斯文自愛

與王守溪修撰

去歲兩得手教勤勤懇懇可見足下之不忘於弟也及見與汝其通文交木書皆以弟不通音問為責蓋窮鄉無便故耳足下視弟之伎倆情緒復如曩日否耶孟府尊在郡大振綱紀宿猾以次剪除小民樂業然不克逞其志者造不根之語士大夫又從而鼓之可惜也今已

丁去為民蠹者又肆然矣安得復有如斯人者乎楊君謙來布此草草免頿十管表意麾頓萬萬

序

大明文約訪采序

序曰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夫聖人以天縱之才生知之聖猶以無徵為患況乎後之學者其可不資文者乎三代之作尚矣周衰處士横議家

自為書固無彙萃自秦以來作者漸多卷帙浩繁雅鄭並列學士大夫窮日彌年絶編漶簡有不得其要於是選類之作興矣故兩漢三國四朝之有文選唐之有文粹宋之有文鑑元之有文類雖不能必其無遺憾然後世欲考當時之制作舍是數書何徵焉大明混一海内光岳氣完文教大同作者興起於今百有餘年以時則若是其久也以人則若是其多也以文則若是其盛也而編類之書無述焉庸非缺乎傳曰禮樂非百年不能

興於是吾蘇參政劉公有見於斯選為類集未及成書而殁人咸惜之今侍御司馬公慨前人之志未完將廣而繼之蘄於博且精焉某承乏任使然生於窮鄉見聞寡陋不能周知四方之賢人今昔之制作欲求無遺失之舉其亦難矣是以受命以來夙夜憂惶大懼弗稱以忝我二公如涉淵氷未知攸濟伏望四方君子嘉與成人之美徧加搜訪名家令作賜而教焉將使前輩典型粗得見於天下後世若夫成一代之典則吾豈敢葢將

學之焉

王大司馬年譜序

司馬年譜何譜譜王公也何譜乎王公也公賢也譜公所以勸為臣者也勸為臣者何見公之行事則賢者企之不肖者勉之也公之行事奈何事君如彼其忠也謀國如彼其周也愛民如彼其仁也故上之信公如疑之於著龜也下之戴公如子之於父母也矧公之在雲南與南繖也當羣奄大病民之時公卿以及百執事之臣莫

敢出氣斯固天命人心去就之幾也公獨挺身攻之惟力是視其危言正論不顧天子喜怒卒能去其蟊賊轉危為安銷戾為和是則其言舉世所不能之言也其功曠古所無有之功也盖能置死生榮辱於度外而惟忠乎社稷與生民也若公者斯有合乎孟軻氏之能格君心之非陸贄之不負所學者也使食禄者皆能以公之心為心則何邪之不可去也何亂之不可理也何治之不可臻也故譜公所以勸為臣者也曷為譜乎年年以

統時時以統月月以統日日以統事事以統言斯固史氏之法也以其類也其類之奈何以補史氏之闕文也史氏之闕文者何古者自王室至於侯國莫不有史其君臣之賢否國家之治亂政事之得失無不書也是以孔子之春秋有取乎魯史舊文也後世罷侯置守在史惟王朝有之然皆詳其内而畧其外也紀其上而遺其下也謹其大而忽其小也史乎史乎吾未見其為全書也至若公卿大夫拜免不常有朝居廟堂夕歸田里者

惡在其為史也然則年譜者固亦當時諸侯之史之遺也譜皆然乎曰惡乎齊賢不肖異也歐陽子謂秦漢以來著書之士不可勝數而其書百不一存者此無他無其本也其本者何修身也人能修於身也得則施於事也當見於言也傳是譜也吾信其傳也

誅巫序

吳江之俗信鬼神人病率不飲藥惟巫言是聽祀神禮巫之費殆不可勝計富者倒囷倉貧者鬻田屋弗惜也

故其巫日肥而民日瘠雖以衣冠之家亦習以為常莫有悟其非者成化戊戌某上書馮侯侯亦知巫之病民也以為不治則日深乃赫然下令分捕其魁得若干人悉置於法餘皆逃奔出境邑中之誑民者戢矣嗚呼自異端妖妄之説興蚩蚩之民狃於耳目之習利害交戰於中膠膠擾擾其惑也固宜而高明宏博之士乃亦溺而信之又有口議其非躬蹈其跡者甘心而不悔良由不達乎死生之理不明乎禍福之機而天理卒為人欲

所勝故耳間有守道不惑者羣邪反從而姍笑之致父不得以慈稱子不得以孝名夫婦不得以義而與也其在乎民上者或昧而不能知知而不能恤恤而不能行者有矣宜乎其肆行而無所忌憚也斯正孟軻氏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矣今侯之是舉蓋欲息邪說正人心哀民窮而畏天命其於死生禍福之說一不經諸心豈不真大丈夫哉諸凡長民者聞侯之風苟能充而廣之推而行之則天下生民之困

庶幾瘳矣某成童時嘗聞諸長老言國朝將置衛太倉大為屋以貯軍儲守欲率民財有林推官者獨建議毀郡中淫祠足之識者以為快嗣後惟陳侍御能去學宮之祀非以理者此外無聞焉然則豪傑非常之人世何其少也自非知足以不惑仁足以能愛勇足以有為烏能與於斯烏能與於斯昔西門豹令鄴能投巫於河以破河伯娶婦之說鄴民至今受其賜而褚先生記之亦得附太史公之後以傳今侯之視豹其有異乎其無異

乎安知吳江之民受賜不自今日始也但無記而傳之者耳其故叙其事以俟有如太史公者焉

侍御劉公愍災序

江南在禹貢為揚州之域厥土塗泥厥田惟下下自唐以來生聚漸蕃人工既施地利斯盡司國計者惟取辦目前不究其本而操其末故其税歲益月增固已不勝其多矣浸淫至於元季上弛下縱兼并之家占田多者數千頃少者千餘頃皆隸役齊民僭侈不道本朝任法

為治而其徒猶蹈前轍不知自檢往往罹罪罟則戮其孥籍其家没入其田令民佃之皆驗私租以為税之多寡在當時惟患其不多不復計其為民害也且歳漕粟百數十萬石以給兩京又有加耗船傭車直之費一切取辦於民率常賦外横增至相倍蓰然而地之所産不加於舊吳民竭力以耕盡地而取猶不能供而談者咸推財賦以相髙為淵為藪之言不一而足不知吳民無窮之害正在此也宣宗章皇帝愍民之不堪詔减其什

二三民乃稍得蘇息然較之舊額殊為重矣往時水旱有司猶知矜恤隨以上聞請免其税斯固明治體者所當然蓋亦恤其本根不忍重傷之也成化十七年春不雨夏又不雨地坼川涸坙爆而疏膏液盡竭後稍得雨苗之植者勃然以興芃然以茂識者固已憂其將衰也亡何而向之勃然者萎芃然者槁及撥其根視之則已腐矣興之大者則大壞興之小者則小壞甚至盈卭徧隴蕩無根株人力糞治皆不能救也秋七月丙戌雨飀

風大作拔木發屋八月戊午以往連大雨常州陽山崩太湖水溢平地深數丈蕩民廬舍九月壬申朔大風雨晝夜如注自此至冬十二月無日不雨向之禾稼僅存於腐爛之餘者悉漂没無遺矣而有司之欲厲民以覬寵者建議以水不為災既有以足稅餘尚可充民食也由是交相掩覆諱言災矣百姓陳乞萬端不見聽蓋是時吳江丞有王瑾者倡為此談而蘇州劉知府瑀信之故人言不復入也儒生趙同魯上書言狀則目為辯士

以為人遊說斥之於是監察御史劉公魁慨然上疏論之其畧曰今天災流行害於禾稼年不順成江南之民大小咸病日瀕於死今不原其稅而使有司督責以重困之臣懼其死亡畧盡將來之稅從何而出也且國家之財賦莫盛於江南雖由天生地長然必資人力始能有成是則人者本也財者末也夫欲取其末而先絶其本假令盡得以快目前然後日之計固已索然矣又況未必得乎今民窮財匱相聚為盜在在而有此亦理勢

之必然萬一有狄焉竊發其間興兵誅討為費必多恐不止所逋之稅而已臣待罪御史為天子耳目之官民之疾苦耳所聞而目所見也臣若默而不言是為壅蔽聰明曠廢職司罪孰大焉伏望陛下上順天道下從人心愍斯民之顛連無告特詔有司驗其被災之稅而釋之更加賑恤以全其生則他日父而子子而孫相率供賦稅應傜役以奉聖朝於億萬年也豈取足於一時者所可擬倫哉疏上天子韙之詔户部從其請户部下郡

縣覈實而劉公以任滿去矣繼公為治者娖娖自守不復留意民隱由是一時羣有司堅守前説不變遂欲迫取以實之乃持其奏不上征求轉急民不堪命至賣田宅鬻男女不能償民死於杖下或自殺者不可勝計府猶以為未足嘗攝一縣令與丞至責其慢令曰非敢慢也民有被某杖至死者丞曰此是某杖死令不與也兩人爭者久之令屈府大以丞為能數稱之自是吏益務刑尚酷矣民謳吟思劉公不能忘輒相驚曰天子遣劉

公來活百姓今至矣則皆走往視之轉相告語道路成羣至寂不見乃還居數日復然東人而西其望南人而北其望曰庸撫我來明年大飢人相食斗米至百錢草根樹膚俱盡久之不復有人色餓死者滿道路或浮水蔽河而下緣林木間者纍纍然也是時秀水有楊姓者一日忽在家治湯餅里長來適見之謂曰年飢此饌不易得也今日當與我共飽此矣楊曰爾不可食我自度不能幾食此故責家具為之爾不可食里長不悟堅欲

食之食竟楊舉家死里長亦死衆始知其先置毒餅中也長洲一人鬻其妻臨别妻脱所服衫衣其姑姑曰爾去當須此婦曰彼既妻我當衣我矣姑服此勿辭也其姑服之悲咽因投水死婦大慟亦溺死買者與其夫索價夫又自沈死又有鬻妻者索錢五十文買者疑其少曰吾妻事我二十年今遭此凶荒不忍見其飢且死也故不須多錢耳其善遇之無虐也其人如數與之内二文惡將易之曰不須也足矣乃往酒家取醉逕赴水死

餘可槩見矣郡縣雖行賑濟之法或煮粥寺觀中聽人就食然飢者多又為吏人所侵牟所得無幾是年田不能辟蕪穢彌望稅不入有司復迫稔者代之輸於是民愈困矣父老泣曰劉御史若在吾屬當不至此極也天乎天乎劉御史今何處也劉御史今何處也淚下不能已者久之松陵野史曰嗚呼凶年常有也第有甚不甚焉又在當時為民父母者能援救之耳近世江南之災甚者無如景泰之甲戌成化之壬辰及今之辛丑甲戌

慘矣當是時楊御史貢力請於朝原其稅壬辰則知蘇州府邱霽實任之得從末減故雖災不害民至於今思之辛丑之災過於壬辰而不減甲戌然民死之多八九十歲老人以為百年間未嘗有者何也特係乎劉公之言用不用耳蓋彼二公者方在位力能行其志而劉公適丁其將去之時言而不及行也嗚呼公之心豈有異乎觀其所陳本末之言又何其詳且明也然民心之思劉公反有甚於二公譬猶赤子之去慈母懼飢寒者其

情必切於飽煖者也嗚呼仁哉是以究其災害始終之變與公之所以為民民之所以思公者著於篇

吳江張氏族譜序

先王以民生之衆世遠族殷慮其久而不能不渙也故為大宗小宗之法以範維之自天子至於庶人其間雖有尊卑貴賤之不同而所以序昭穆辨親疎明長幼者莫不皆然也去聖愈遠宗法浸亡當時士大夫之有深識遠慮者倣為譜牒雖不能頓復乎古然猶得以攷見

其世系焉故隋唐以前命官立局以司其事四方之人有以家狀上者官為攷定藏於秘閣副在有司選舉婚姻咸於是焉徵之然獨詳於望重而族顯者彼貧且賤弗與焉嗚呼尊祖敬宗之心一也而世以顯晦岐之是豈公天下之論哉然則其所云云者不過為利祿衒鬻之媒而已先王之良法美意果何在哉五季以來官廢法壞世不復講宋興蘇氏歐陽氏者出創為譜圖蘇氏則縱書所出疏其下以聯系之歐陽氏則倣史記表横

上旁戴今之言譜者大抵不出二家之說也吳江張氏邑之大族也其先居石里村子孫蕃衍有居石版渠者有居綺川者有居梅墩者有居越溪者世遠譜亡越溪之九世孫曰溥者重加修輯斷自一世祖某府君始其上不敢妄述者闕疑也既成編以示某且徵言嗚呼譜未易言也當風頹俗媮之日溥能用心如此可謂知所重矣君子得不與之夫譜之明宗收族古人已言之矣不待余道特其間尚有可議者不容以不言是編雖法

歐譜然歐譜之作隱然寓宗法其間故凡世嫡悉正書之上有以承其先下有以演其後其世次則旁書焉仍系其子孫使知其所自出各宗其宗此即别子為祖繼别為宗之義也其為法也井然而有條其為序也秩然而不亂其為說也昭然而無疑猶枝之於幹也流之於源也此為譜之大綱溥所當取法而攷正之可也其綱舉則其目張也斯道也非某一人之私言也實天下之公言也三代聖人之常法也故僭舉以納忠焉若夫茍

為詇言以悅夫溥者非某之所安也亦非溥之所望也

吳江曹氏復姓序

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為宜衆人以為迂也昔夫子之論衛君必以正名為先當時門人雖賢如子路尚有奚其正之對況下乎此者其以為何哉殊不知言之順事之成禮樂之興刑罰之中舉由是而出故曰事有緩而急者君子以為宜衆人以為迂也吳江曹孟才自其父彥良養於姑姑無子冒姑之夫為朱氏者今再世矣孟

才有子曰鑑能從章縫之士遊章縫之士咸以為宜復曹氏而孟才以朱氏無後疑而未決也有汝其通者告之曰古之人為後於人別氏於族者有矣蒙他人之姓者未之有也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子棄其祖而不祀而身入朱氏之祠予懼朱氏之先其將吐之邪令子不忍朱氏之祀廢盍立其後而奉之乎曰若族盡何曰子求之求而不得其亦盡子之心矣昔者先王之制禮也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是則

雖以天子之尊祀其祖考亦以世次之親疏而隆殺之況庶人乎況異姓乎且子於朱氏之姑親則兄弟之孫而無服特推原其先人之心有所不忍故耳子當先立曹氏之祀祭自彥良始以其為别子也由彥良而上自有大宗之家主之也然後别為祀以祭朱氏終子之身乃毁焉則亦可報舊德矣其孰曰不宜孟才拜手曰唯唯遂用之邑人史鑑聞之以為姓氏之亂其來非一日矣始於漢盛於唐極於五季有貴為天子顯為王公亦

恬處之不為非甚至視其親為塗人無他昧於利而狃於習見其小而忘其大耳世數既遠併子孫亦不知所自出其流卒至於男女無別斁彞倫壞風俗是人類而禽獸矣流弊所及至人類而禽獸是則雖被冠裳而居棟宇惡得以人理待之哉今而後知吾孟才可謂知所急者也不昧於利者也不狃於習者也君子以為宜者也

送李員外詩序

李君貞伯終喪之明年將造於朝鄉之大夫士與君交且故者咸賦詩以贈總若干篇謂某宜有序夫詩者言之述也言者心之聲也心之感既殊則言亦隨異然要有至理存焉譬之八音並奏清濁高下長短不齊而各求其至也沈君貞吉老而安者也故其言和而平緩而不弛張君靖之仕而歸者也故其言贍而雅婉而微思而慕淵乎渫哉其有不忘者乎劉君邦彥親而暱者也故其言近而不逼遠而不携沈君明德張君廷儀學而

未仕者也故其言鬱而不困直而不肆張君子静沈君彦祥止而隱者也故其言肅而寛詳而慤静而習沈君啟南藴而未施者也陳君永之施而未濟者也故其言愍而不傷激而不詭復而不厭怨而不形皇皇焉邮邮焉其有憂於斯世者乎不然何思之逺也若此微二君其孰能言之雖然此特舉吾蘇之南而言之耳若夫李君轍跡既北則遇之者感之者言之者又將有不同者焉某不能知之矣嗟乎周衰詩亡後世采詩之官廢且

久故其下之風俗美惡憂樂疾苦上之人莫得而知焉今是編之詩幸因李君得達乎上將必有愍天命而悲人窮者聞而念之矣至若某之鄙陋直而倨急而促迫而不舒於諸君子無能為役然猶得以備數者豈非幸歟

挽歌序

或曰挽歌何始也始於田横也何始於横横為高帝所徵至尸鄉自殺其從者奉首至漢宮哀不敢哭故為歌

以寄其情焉後因廣之為挽歌也某曰不然左傳之載虞殯莊子之言紼謳是皆在橫之前然則非始於橫也明矣盖古之送葬必有執紼為人用力不齊故為歌音以促急之此挽歌之始也漢李延年分為二曲曰薤露蒿里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下至魏繆熙伯晉陸士衡陶淵明競為挽歌大槩皆哀人命之短促述死亡之悲苦叙喪葬之儀情至若近世以來遞相承襲或美其節行或感其交誼體既不同辭亦稍異然

其哀傷惻怛之情則一也今安晚吳公之卒也某與之姻且誼為最厚者惡能已於亡情哉因援古之義用今之辭作挽歌一章以授引者庶泄其哀思焉若其平生之行自有表墓道者在非某之所能言也

贈吳順理序

佛者謨無猷病傷於寒延陵吳順理為治之病良已無猷以予之嘗主其廬也徵文以為順理贈予未有以復之無猷請之益勤終歲八九至未嘗有倦色出厭言予

甚媿之既而吾友汝其通曹顒若又助為之請夫順理以醫鳴其授受之詳方術之工治療之効縉紳先生盡言之矣是不當再舉以瀆之二君之言曰順理儒家子也儒者之為人必不喜人佞已而喜人規已用序予之所感者以告焉是或規之之一道也凡病莫險於傷寒以其有陰陽虛實之不同攻補汗下之相反藥餌一投則死生立決是可以易言之耶内經曰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又曰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水穀之寒熱感則

害人六腑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脈此皆兼言而並述之仲景之書明之之辨所謂各極其一端譬之孔子之門羣弟子各因其性之所近而學焉者也後世醫者不能合二家之言而通之以求其當徒守一偏之說故攻家以為無不足補家以為無有餘卒至虛其虛實其實而死亡接踵矣其藥不足以愈病而適足以壞病其術不足以起死而適足以速死夫豈二書之辠哉良由粗工膠於見聞昧於通變故耳就其二者而論之則

近日補家之禍人也為尤甚盖其言近理其術易行信之者衆也又其徒皆髙自標榜詫其術為王道其藥為仁政視麻黄甘遂附子之屬揺手觸禁而不敢用雖外感風寒亦必曲引旁据以求合夫内傷之說率以補中益氣為名其或尼於公議不得已則陽為表下之説而陰以補劑主之意其可以曠日持久坐收全功而無虞殊不知稂莠不除則嘉禾不生小人不去則善治不行亦已謬矣甚至倡為南方無傷寒之説噫天之六氣人

之七情何地無之特有甚不甚之異耳審如其言則南方不病寒北方不病暑耶此最其說之妄誕者不待攻而自破矣且明之生於亂世親在圍城之中見其人罹戰鬬飢餓勞役之苦圍解而飽食太過因而生疾一時之醫悞以為有餘而攻之往往多死故為是說今乃欲槩之承平無事之人豈理也哉豈理也哉以順理之明慎詳慤宜無斯二者之患然因予言而加省焉則庶乎末流之無弊也

壽吳廷暉序

嘗論天下之至樂以為為人親者莫大乎得其子之賢為人子者莫大乎得其親之壽然賢則由乎人而壽則由乎天其由乎人者可以勉而能由乎天者不可以强而致故有同之不得者焉而當其得之則爵禄不足以踰其榮珠玉不足以踰其好芻豢不足以踰其美狐貉不足以踰其温土田馬乗不足以喻其富夫然則適於已愜於心者孰有踰於此哉二者於吾友廷暉吳君見

之君生於富家而能刮劘豪習退然自守惟以詩書六藝教其子一時之人方且聚財貨侈輿服以相夸尚咸目之以為迂而君弗顧也日夜教其子益力其子又皆能喻親之心以勤勵自曷學有成矣曰鋆曰鎣者領鄉薦試春官入太學後先相望歲在丁未鋆擢進士第以冬官與告歸省而君適滿六十十月三十其初度之辰也於是鋆率其羣弟若婦稱觴戲綵以為親壽其族人昆弟姻戚鄉黨與夫友於鋆之兄弟者咸來壽之莫不

歆君之壽考而嘉吳氏之多賢也酒既行某起而頌之曰夫壽非專在於年齒之高也所貴乎鄉人子弟象其儀以為表佩其言以為訓仰其德以為式詩云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吾翁有焉賢非專在於材藝之美也所貴乎仕者夙興夜寐竭智盡忠以事其君以宜其民人處者承顏順志以養其親以和其族舉毋貽其親憂詩云無怨無惡率由羣匹黎兄弟有焉若然則所謂天下之至樂可以長有而不失而令聞令望愈久愈光所以壽

於已壽於親者相為於無窮矣孰謂其由乎天者果不可以致之哉

西村集卷五